

留下一片绿荫



目 录

草原的祝福·····	李志君(1)
邻居·····	王锡维(8)
深情厚谊·····	野 草(14)
妈妈·····	姚建庆(18)
劝植篇·····	丁 朗(22)
巴音郭楞纪行(二题)·····	张如贤(28)
绚丽的百花·····	塔拉提(36)
雪之歌·····	周 涛(40)
左公柳·····	杨伯达(44)
留下一片绿荫·····	张际会(52)
卧铺车厢里的谜·····	李志君(54)
第一个借阅者·····	周 彬(61)
晚霞·····	周德峰(68)
火泉·····	李斌奎(76)
雪山恋歌·····	李慎明(84)
绿色的宝石·····	李宝生(92)
寂静的边防·····	李彦清(100)
文竹·····	李彦清(106)
浪花赋·····	唐 栋(117)

在界河边	唐 栋	(124)
无畏的人	程天保	(129)
路	王世贵	(136)
哨塔一望	纪 学	(140)
衣提帕克河畔的小战士	李广智	(146)
冰山行	李广智	(151)
母亲的微笑	蔡世平	(157)

草原的祝福

李志君

车子驶出峡谷，视野顿觉开阔。金阳普照的草原上，毡房点点，炊烟袅袅，片片畜群象浮动的云朵，五颜六色的小花儿开遍碧绿的草滩……所有一切，构成一幅艳丽的画卷，又似流光溢彩的锦缎，令人目迷心醉。

“快到了，”我指点着对同车的小萧说，“看，前面草岗下，那圈着羊群的围栏旁边有两座雪白的毡房，我敢保证就是巴合提汗大娘的家。”

“多么富于诗意啊！”带点儿孩子气的萧干事兴致浓厚地说，“去牧民家里作客，我还是平生头一回呢。可我知道，兄弟民族热情好客，在待人接物上十分注重礼貌，有许多文雅的风俗习惯。比如，哈萨克族群众招待来客时，把羊头献给客人中间主要的一员。别小看了这羊头，它是主人用来表达美好心意的东西，是尊敬和友谊的崇高象征。这个主客该怎么办呢？要用小刀先在羊头面额上割一块肉捧给年长的主人，接着在羊耳朵上割一块肉给主人家的孩子，再给自己随便割一块羊头肉来吃，然后将羊头原盘捧起，还给主人。按部就班做完这些，客人们便可以自管吃别的什么了。

还有……”

“得了吧！”司机小耿头也不回，带着讥讽的口吻说，“老李是‘草原通’、‘风俗精’，还用得着你来进行这方面的启蒙教育？”

小萧有点儿不好意思了，顿了下，将脸儿凑近小耿的耳朵大声反讥：“我是讲给你听的！”

三个人都笑了。笑声刚落，小萧又对我说：“你以往每次去巴合提汗大娘家，他们招待你，一定都少不了端上一个油囊囊的羊头哩！”

啊！——小萧的话，简直象给我猛地灌了杯凉水，噎得我难受。不错，那些年，每次出差路过这儿，只要巴合提汗大娘家没有转场搬迁，我总要看望她的，有时还捎来茯茶、白沙糖、含碘再制盐一类生活用品。大娘呢？每次都让我吃，让我喝，拿出美味可口的食品款待我。“孩子，吃吧。”她总是这样说，慈祥、体贴、笑微微的。但我发现，她每次说这话的时候，总免不了流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凄苦的眼神。我很困惑。有一次说：“大娘，您要是有什么难处，尽管给我讲吧。”大娘轻笑一声说：“没什么。”就赶忙走出毡房去了，她在座的儿媳巴提娅抱着自己还不会走路的女儿法丽达，起身跟了出去，毡房里剩下我和大娘的儿子斯哈克拜。我问斯哈克拜大哥是怎么回事，他苦笑一下说：“真的没什么。”重重地叹了口气。我决心把事情弄个明白，后来悄悄向大娘十二岁的孙子帕坎打问，他把嘴唇往紧一闭，摇摇头。我说：“你不讲，我可就再不来了。”小家伙上了圈套，慌忙说：“我讲我讲。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好，就学奶奶和爸爸说过的一些话吧。爸爸说：‘养羊养牛的牧民，没有了自留

畜，吃肉得按月去队上领，还定量。我这宰牲口的刀子都生锈啦！’奶奶说：‘肉多肉少事小，没羊头可真叫人作难哪！过古尔邦节才给每户发一个，怎么行啊？’爸爸说：‘哼！把羊头集中存放到那么远的一个小冰窖里，说是经常有工作组、参观团到草原上来，储备下羊头，好随时招待尊贵的客人。——比夜莺还唱得好听！’奶奶说：‘难道我们家平日就没有自己尊贵的客人来了？’爸爸说：‘我就这么问过，人家却说：工作组、参观团要进你斯哈克拜的毡房访贫问苦时，就按特殊情况事先发给你羊头！’奶奶说：‘天哪！我们家永远不能把他作为尊贵的客人款待啦！’爸爸说：‘可他永远是我心中尊贵的客人！这样吧，以后过节领回羊头来，留着等他。’奶奶说：‘哎哟！能碰得那么巧吗？这几年他都不是过节的时候来的呀！’”我问：“他是谁？”帕坎说：“你。”说着，泪花儿快要迸出眼眶。

我鼻子酸了，喉咙哽了，胸口象压了一块石头，闷得慌。认真回想，在大娘家里作客多次，是没遇到过餐桌上有羊头出现。这对于我，实在算不得什么，在大娘他们看来，却成了如此严重的问题。有啥办法呢？打“自留畜”这条又短又小的“资本主义尾巴”被割掉后，牧民家中没有了自己可以随时随地宰杀的羊只，对羊头的占有、支配权也随之丧失了，要得到一个么？年终配发！老天爷啊，一个羊头值几个钱呀！在这牛羊遍野的大草原上，它竟成了牧民难以得到的稀罕之物，这是何等怪诞又何其糟糕的事情！可眼下我该怎样支应呢？带着压抑的心情去劝慰大娘和斯哈克拜大哥，向他们表示感激，听他们诉说一通衷肠哀怨么？不不，在一种难堪的境遇中，彼此通过语言表白胸臆，有时会让双方都

更感难堪，甚至使纯朴的述说显得做作，使珍贵的感情贬值。我只有默然离去。我不忍再看到大娘凄苦的眼神，再听到斯哈克拜大哥抑郁的叹息，决定以后路过这儿，给他们捎什么东西的话，放下便走，除此绝不登门。万一过节的时候路过这儿怎么办？那就更不能去大娘家了，即令她留着羊头。想想吧，羊头仅有一个，我去了，暂时满足了大娘的心愿，节后若再去，岂不给主人更添一层忧愁么？此后，除了近两年因无机会路过这儿，没见过大娘外，头几年我一直按自己订的这些原则做的，可这样一来，又加重了我对大娘一家的怀念之情。羊头啊羊头，你把人整得左右为难啊！

而今，小萧突然说起羊头的事，这叫我怎么回答呢？

“巴合提汗大娘可从来没给我端过什么油囊囊的羊头！”——我能这样说么？不能，感情上通不过。于是只说了句：“大娘热情得很，最喜欢咱们到她家作客了。”

现在，我们已经在巴合提汗大娘家的铺地花毡上盘腿就坐了。大娘全家人都在，帕坎早已是一帽子抽不倒的人了，小姑娘法丽达都参加过好几次赛马了。宾主双方，男女老少，无不喜悦兴奋。大娘抱怨我两年没过来了，说今天无论如何得坐到天黑，把欠的时间都补上，毡房里溅起一片笑声。随后，似乎什么地方来了一道无声的命令，帕坎匆忙奔出门去。少顷，微笑着的巴提娅大嫂也走了出去。我想她一定是去另一间毡房张罗饭食了，便敏感地联想到羊头。我正想问，从外面围栏那个方向传来几声羊咩，这使我马上想到自留畜问题，随之而来的又是对羊头的联想。“羊头”这个词成了我各条思路的汇合点了，而它对于大娘一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呀？在我的记忆中，只是凄苦的眼神、抑郁的叹息

啊！顷刻之间，这个字眼化为巨大的惊叹号悬浮于我脑海之上，不断发出告警的闪光，迫使我在同两位主人长时间的交谈中，无论气氛多么热烈，话题如何繁多，都不得不谨慎地避免向它靠近。

帕坎终于进来了，咧着嘴笑，眼光里含着一种不便于吐露的秘密。过会儿，巴提娅大嫂进来了，喜孜孜的。随着她那利落的动作，在漂亮的花塑料餐布上，相继摆好了各式各样的佳美食品，金边细瓷小碗里斟上了蒸散着热气的奶茶。当又一只大而光洁的瓷盘端上来放在桌面上时，我惊讶得几乎叫出声来。那置于盘中的是什么呀？一个油囊囊的熟羊头！刹那间，我感到一个不平常的时刻又到来了，情感的浪滔骤然涌起，奔腾开来，全身都被撼动。大娘一家又是怎样的神态呀！每一张脸庞都显露出喜悦的光彩，每一个瞳孔都倾泻出幸福的光流；彬彬有礼的举止，洒脱俊雅的风度，融合了泛溢于心底的热烈、快活、明朗的情绪，显得那样质朴，那样自若、柔和。这是豪华的庆典么？不；是显赫的炫耀么？不。那怕同世界上最小最穷的一个王国里的宫廷宴席相比，这也只不过犹如一粒沙比之于宇宙间一个巨大的星球那样微不足道。然而此时，毡房的空间仿佛千万倍地扩大了，变为高远宏伟的穹窿，耀眼的光明充满其间，馨郁的芬芳飘散于各个角落，我象进入了一个神圣的境界，觉得一切都那么富丽庄严，那么辉煌动人。

突如其来的震动，异乎寻常的感受，奇妙的想象，竟使我一时不知所措。小萧这个精灵鬼，带着诡谲的微笑在看我，那眼神似乎在说：“瞧，我说大娘每次都少不了端给你一个油囊囊的羊头，没错吧？可你怎么了？呆了？傻了？你

这‘草原通’，眼下又是座上的主客。难道不晓得该作些什么吗？”我如梦初醒，伸过手去，从桌上拿起雪亮的银柄小刀，先割一块羊头面额肉，捧给草原上的慈母巴合提汗大娘，再割一块羊耳肉，递到笑出了酒窝儿的法丽达手上，接着给自己割下一块羊头肉来，然后放下刀儿，双手托起瓷盘，原物还给巴提娅大嫂。头脑里带了一种圣洁的情感，我谦恭地、郑重地、小心翼翼地做着这一切，但因心情过于激动，两手一直在索索颤抖，难以控制。

一个仪式就这样结束了。于是，主人崇高的敬意，良好的祝愿，客人由衷的感戴，恳挚的抚慰，都得到了莫大的满足。每一方对友谊的珍视，对生活的酷爱，对光明的礼赞，对未来的憧憬，无不蓄于这简单而纯朴的民间礼制之中，又被它真纯地表达出来。礼貌与兴致，形式与内涵，物质与理念，全都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结合，人人浸沉在酣畅的、美而无言的感受之中。

“孩子，吃吧。”大娘说。

很久没听过大娘这句话了。说话之间，她还是那样慈祥、体贴、笑微微的，但全然没有了从前那种凄苦的眼神。斯哈克拜大哥的叹息声也听不到了。在欢乐的气氛中，我们开始用餐，吃烤得极好的白面馕，吃黄亮亮的酥脆的油炸果，吃精纯的酸中带甜的奶疙瘩，吃细肉奶油做的香马肠，喝醇美的热奶茶。末了，抽斯哈克拜大哥喷了酒的颗粒匀细的莫合烟。憨厚的大哥从毡墙上摘下东不拉琴，给我们唱了一支优美的歌。

分别的时候到了。当我们坐在缓行的车子上，向大娘一家人招手致意时，帕坎飞也似地追来。车子停住，喜不自禁

的小伙子急急地对我说：“哎呀呀，我心里的话能塞满三间毡房，可今天说得最少，因为我忙着宰羊，整羊头，那个羊头就是……该怎么讲好呢？朝栏圈那儿瞧好了。那三十多只羊全是我家自留的，去年还不到二十只。它们是跟政府的好政策一块回来的！今后，不管你什么时候来，我家都会……嘻嘻，你知道的！——愿你们常来作客！”帕坎一口气说完，先自把车门用力关上，随即作出“请启程吧”的示意手势。

小萧瞪大惊奇的眼睛问我：“什么？今后？那么以前……”

我笑了。于是，在美丽的大草原上驱车前进时，我对两个旅伴讲了事情的原委，讲了“从一滴水看太阳”这个简单而富于哲理、朴素而明丽生动的譬喻。

邻 居

王 锡 维

算起来，我离开伊犁河谷已经十七年了。可是，她留给我的记忆，非但没有因为时间的无情冲刷而失却清晰的轮廓，相反，随着我阅历的不断增长，借助我情思的烘托和渲染，她竟变成了一幅浓笔重彩的丹青。我忘不了伊犁河畔迷人的风光，更忘不了的是我伊犁河畔的邻居。伊犁河啊，我心中的河，我怀念你！

一九六二年，正当国际反动派们的反华大合唱甚嚣尘上的时候，我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，应征入伍了，从汉、唐盛世的都城西安，来到了清王朝的将军府——伊犁河畔的小城惠远。经过一年的军事训练，一九六三年夏，我便跟李班长来到伊犁河当起“农民”来了。不过，我们的任务并不重，只是给三百亩地轮流浇浇水，看看庄稼什么的。只是一天到晚陪伴我的只有李班长一个人，而他又是个沉默寡言、只知干活的人，唉，真是憋闷死了！

“不要发愁，小王，我们还有个邻居哪。”李班长了解到我这种心情后，一天，非常自豪地对我说。接着，他告诉我，离我们这间小屋半公里远的地方，有一顶毡房，一个名

叫沙特克的哈萨克老人领着他的孙女古丽萨拉在那里放马。他还告诉我，古丽萨拉这个名字译成汉语，就是“黄花”。一提起古丽萨拉，李班长这个沉默寡言的人话也多了，眼睛也亮了，仿佛在向我夸着他的心爱的小妹。

“你别看她只有十五岁，可懂事了。牧马、挤奶、剪羊毛、提水、做饭什么都能干。对啦，她的歌唱得美极了，比夜莺的歌声还要动听……”

听着李班长神采飞扬的话，我脑子里充满了一种旷达的奇想。必须承认，我虽然尽量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但心里却在恣意地描绘着古丽萨拉天真而美丽的形象。

吃过晚饭，当夜幕从西边的山岭渐渐向我们袭来的时候，我多么想听到古丽萨拉的歌声啊。我慢慢地朝小屋后边的草岗走去。走着走着，忽然传来一阵浑厚明亮的歌声，好似欢快的小溪在苍茫的旷野里叮咚流淌，我猜想，这一定是古丽萨拉在唱。

伊犁河啊，伊犁河，
天山脚下牧场宽阔，

……

十三个民族的儿女，
为你劳动，为你歌唱。

这是我十分熟悉的一支歌，在西安工作时就听人唱过，不过没有什么直观的感受。此时，在伊犁河边这样一个幽美的夏夜，听到哈萨克姑娘用哈萨克语唱它，你当然可以想象出我当时的心境来。说真的，我真想早点见到她。

三天以后，我的愿望实现了，我见到她了，不过是一次十分不愉快的会见，并且，她给我留下的印象很糟。

那天，我一个人正在给苞谷地浇水，忽然发现两匹马吃我们的苞谷。我气坏了，抡起铁锹又是打，又是砍。两匹马跑了，不过它们的前腿是绊着的，跑不快。我一边追，一边打。正在我打得起劲的时候，沙枣丛后突然蹿出一条大黑狗，着实把我吓了一跳。那条大黑狗也真凶，我用铁锹打它也不怕，一个劲地向我身上扑。我无法招架了，只得一步一步地往后退，冷不丁被一根小树桩绊了个仰面朝天。大黑狗趁机猛扑过来，我心想，这下完了，就是不被咬死，身上也得留下几个洞。就在这时，沙枣后传来了我听不懂的喝斥声，那大黑狗立即乖乖地跑了回去。我十分狼狈地站起来，一边盯着那狗，一边往回走。突然，身后响起了一阵得意的笑声。我被那笑声惹火了，猛地转回身，没见人影，便冲着沙枣丛大喊一声：“什么人？出来！”只听一阵沙沙的声音，沙枣树丛里，露出一张朴质而美丽的哈萨克少女的脸，她用流利的汉话说：“解放军叔叔，你是新来的吧？真是对不起！没想到你那样怕狗。”

我猜想她就是古丽萨拉，想到我这样一名堂堂的解放军战士，被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捉弄，心里的火压也压不住：

“说个对不起就完啦？你的马吃了我们苞谷，还放出狗咬人，这个样子行吗？”

谁知我这么一说，竟把她惹翻了：“马吃苞谷不对，打马就对吗？马也是牧场的嘛，国家的嘛，打坏了你负责！这儿的解放军我见得多了，连长、排长、班长、兵娃子全见过，就是没见过象你这样的兵娃子……”

她的话说得很快，爆豆似的，我简直无法插嘴。但一听她说我是兵娃子，我再也憋不住，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，与她大吵起来。吵来吵去也没个结果。

到了晚上，我十分委屈地向李班长述说了事情的经过，本想会得到他的同情和支持，谁知他反而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，并叫我立即和他一起去赔礼道歉。我很不服气，说他胳膊肘向外拐。

李班长一下火冒三丈：“还委屈？！你把人家的两匹马打得几处受伤流血，你知道吗？同志，那都是国家的财产哪，怎么能用铁锹去砍？下得了手吗？同志，那两匹马是牧场的良种母马，是沙特克老人的心头肉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中午，当他看见他的宝贝儿马被人打得满身是血，简直快发疯了，一边给马上药，一边流着泪，他心疼啊！他发誓非要找到打马的人不可，要和打马人算帐。古丽萨拉见爷爷的火气这么大，便说，马是她打的，因为马吃了解放军地里的苞谷。沙特克老人真没想到在草原上滚了十几年的孙女，竟能干出这种事，举起鞭子，狠狠地抽打着孙女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古丽萨拉是为了你挨鞭子啊！你还有脸委屈！不害臊吗？想想古丽萨拉吧，一个只有十五岁的女孩子，咬着牙，一声不吭，默默地忍受着本应该落在你身上的鞭子。当时，我正巧到了那里，才拉开了沙特克老人。可是，沙特克老人把孙女赶出了毡房，不让她回去……”

听了李班长的话，我心里比挨鞭子还要难受。古丽萨拉，这个我素不相识的哈萨克小妹妹，竟为了我的无知，我的过失，甘心受罚，相比之下，我简直无地自容了。

“班长，你别说了，古丽萨拉在哪里？我们去找找她

吧！现在就把她送回去，现在我就去向她、向沙特克爷爷道歉去。”

李班长和我找了好一会，才在我和古丽萨拉吵架的地方找到了她。她正在那儿伤心地哭呢。大黑狗就蹲在她跟前，一动也不动。她见我们到了跟前，立即不哭了，扭着头不理我。我几次向她道歉，逗她笑，她还是不理我。后来，李班长再三解劝，她才点头表示愿意和我们一起回家。

沙特克老人见我们把古丽萨拉领了回来，余怒未消，冲着孙女说：“不爱马的孩子，不是我的孙女，给我滚！”

我实在忍不住了，一把夺过老人手里的鞭子。李班长和古丽萨拉惊呆了，不知我要干什么。我咚的一声跪倒在沙特克老人面前，学着古时候廉颇将军负荆请罪的样子，把皮鞭举过头顶，痛哭着说：“爷爷，你错怪了古丽萨拉，马是我打的，请你狠狠地鞭挞我吧！”

沙特克老人并没有立即拉我起来，他以敏锐的目光看了看古丽萨拉，又看了看我，似乎明白了一切，便沉缓地说：

“小伙子，要学会仇恨，必须要学会热爱。不爱草原的猎人，是打不到野兽的。孩子，爱我们的伊犁河吧，爱伊犁河畔的一切吧，因为她们都是属于祖国的。唔，孩子们，”他沉吟了一下，又说，“记住一句古老的哈萨克谚语吧：‘儿子在妈妈的怀抱，妈妈在儿子的心上’。”

老人的话听起来似乎与打马的事毫不相干，但我却感受到了那其中的份量，我似乎看到了沙特克老人那颗金子般闪光的心。于是，我又一次恳求说：“打吧，好爷爷，教育你这个犯了过失的孩子吧！”

沙特克老人真地从我手中拿过鞭子，高高地举了起来。

就在那鞭子急剧下落的当儿，古丽萨拉禁不住大喊一声：“爷爷，你……”然而，沙特克老人的鞭子并没落下来，一把将我搂在怀里，激动地说：“孩子，我的好孩子……”

我失声痛哭起来，紧紧他搂定老人那宽大的身躯，似乎觉得那简直是一座高山，一座任何力量也摇撼不动的高山。

从那一天起，我生命中的美好的感知似乎被什么点燃了，在我眼里，伊犁河简直幻化为一位美丽无瑕的少女了，我真心地爱上了她。我爱她的红霞满天的清晨，牛羊归晚的黄昏；我爱她的肥美无私的土地，近处的草莽，远处的山林；我爱我们连生产地那一望无际的庄稼；我也爱古丽萨拉牧放的那火焰般飘动的马群；我爱伊犁河畔的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，我更爱那里的勤劳、勇敢的各族人民。有人说，忠诚是爱情的泉源。我说，不！正相反，忠诚是爱情的结晶！

深情厚谊

野草

我特别喜欢维吾尔族的婚礼，倒不是因为它那象征维族悠久文明的独特方式和那节奏明快、步履轻松，给人以美的享受的舞蹈，而是因为我曾在一位维族老乡嫁女儿的时候，作了一回不速之客。这次经历，使我永远不能忘记。

事情虽然过去两年了，但在我的心潮里却时常泛起一种感激和内疚的涟漪，并时时升华为激励我保卫边疆，建设边疆，为少数民族人民服务的一股强大的力量。

那是在前年年底的一个傍晚，我乘小车到某地执行任务后，返回部队的途中，车突然抛锚了，无法在短期内修复。

深冬的戈壁滩，四野空落，寒风料峭。我和驾驶员中午就没吃饭，现在夜越来越深，气温在急剧地下降，冷和饿威胁着我们，真叫人一筹莫展。

“哎，阿达西，来瓦尔善？”一个维族的男中音从车门缝里钻了进来。

我们来新疆时间不长，还不会说维语，但对简单的问话还能听懂个大概。那意思是“同志，哪里去？”——哪里去？！没问题，这是来搭车的。于是我连人也没看就没好气